

●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● 黎射萍 编

霹雳

冲霄楼

忠烈侠义传·精华故事

《精华故事》集成



黎射萍 编

霹
雳

冲
霄
楼

忠烈侠义传·精华故事

《神魔·传奇·侠义·言情·世态·公案小说·精华故事》集成

(陕)新登字004号

《神魔 传奇 侠义 言情 世态 公案小说·精华故事》集成

霹雳冲霄楼

——忠烈侠义传·精华故事

黎射萍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8印张 160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ISBN 7—5419—4503—X/G·3893

定价: 5.70元

精华故事集成编委会

顾问	赵喜民	陈绪万	裴 让	张登弟	焦文彬
策划	刘孟泽	鲁小红			
主编	许文军				
副主编	会 民	佳 晨			
编 委	殷 周	齐 鲁	叶 婷	纪 舟	林 曦
	贺 宁	关会民	黎射萍	户晓辉	张江艳
	陈新平	李 瑛	李 浩	现 斌	鹤 月
	王 祥	陈兴祥	陈国生	王 沛	岳志勇
	王瑞民	张 瑛	王成林		

精华故事集成

霹雳冲霄楼——忠烈侠义传 守望夕阳——隋唐演义
红粉丽人——镜花缘 侠女无悔——儿女英雄传
风霜登云山——水浒后传 大海寻梦记——三宝太监下西洋
岐山大喝彩——封神演义 铁血倚天剑——七剑十三侠
横剑江湖——龙潭鲍骆奇书 冰花冷月——女聊斋志异
亮出你的惊堂木——施案奇闻 灯火阑珊——三言
八千里路云和月——说岳全传

目 录

1. 包公出世·····	(1)
2. 金龙寺展昭救包公·····	(6)
3. 隐逸村包公联姻·····	(10)
4. 定远断案·····	(15)
5. 铁仙观除凶·····	(19)
6. 公孙策协断奇案·····	(24)
7. 造御刑龙虎狗震威·····	(28)
8. 女头男身奇案·····	(32)
9. 藏春酒害人反害己·····	(37)
10. 斩庞昱初试老龙头·····	(41)
11. 狸猫换太子·····	(46)
12. 仁宗认国母·····	(50)
13. 惊天冤案李后还宫·····	(55)
14. 范生遭变白雄打虎·····	(60)
15. 屈胡子贪杯丧命·····	(64)
16. 黑驴告状·····	(68)
17. 古镜还魂·····	(73)
18. 觔孤老酒楼巧遇·····	(78)
19. 丁兆惠荣楼偷银·····	(83)
20. 展昭比剑定良姻·····	(87)
21. 名士初交白玉堂·····	(92)
22. 结金兰颜生识英雄·····	(96)
23. 柳老赖婚·····	(100)

24. 小姐还魂·····	(104)
25. 雨墨替主鸣冤·····	(109)
26. 铡君衡书生开罪·····	(113)
27. 二侠争锋·····	(118)
28. 宫苑除恶惊圣·····	(122)
29. 将差就错讥脏金·····	(125)
30. 翡翠瓶污美妾丧命·····	(130)
31. 花神庙救难女·····	(134)
32. 白玉堂盗三宝·····	(139)
33. 通天窟南侠遭暗算·····	(144)
34. 巧救妹夫获三宝·····	(148)
35. 独龙桥擒义弟·····	(153)
36. 欧阳春除马刚·····	(158)
37. 寻奸淫韩彰战花蝶·····	(162)
38. 机灵蒋平刺伤淫棍·····	(166)
39. 花蝶盗宝灯·····	(170)
40. 蒋平擒花蝶·····	(174)
41. 白玉莲系三宏愿·····	(178)
42. 深入虎穴·····	(183)
43. 美绛贞私放太守·····	(188)
44. 冤家路窄·····	(192)
45. 黑妖狐锄奸·····	(197)
46. 白玉莲花联姻·····	(203)
47. 白玉堂乔装逢北侠·····	(206)
48. 智化定计·····	(211)
49. 盗御冠·····	(216)
50. 五堂会审·····	(220)
51. 小英雄艾虎·····	(224)

一 包公出世

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，有一个包员外，名叫包环，家庭富裕，为人善良。妻子周氏，生有两个孩子。大儿子叫包山，妻子王氏；二儿子叫包海，妻子李氏。包山有一儿子还没满月，包海没有子女。包山忠厚老实，正直无私。王氏也很贤慧。包海尖酸刻薄，奸险阴毒。李氏也极狡猾。幸好老员外治家很有办法，包山夫妇也能谦让，因此一家还算和睦。不料这一年周氏忽又怀了孕。包员外想：自己已有儿孙了，周氏已快五十岁了，哪里禁得起生孩子的痛苦，带孩子的操劳？于是整天闷闷不乐。

这一天，员外独自坐在书房里，为这件事发愁。丫环进来报告说：“员外大喜了！夫人刚才生了一位公子，奴婢特来告知。”员外听了，愣怔了好久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是冤家到了。”急忙来到后院看望。幸而夫人还很安全，只问了几句话，连小孩也没看，就回书房了。

包海的妻子李氏回到自己房中，对包海说：“好好的一半的家产，现在只能得三分之一了。你得想个主意呀！”包海说：“我正为此事发愁哩！”李氏说：“那孩子又黑又丑，象个妖怪，留在家里，说不定会家败人亡。不如趁早告诉老当家的，把他抛弃在荒郊野外，免得一家人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”这女人的一席话，说得包海如梦初醒，连忙来到书房，向员外说出他的担心和他的主意，只不提家产的事情。谁知员外正为这事烦恼，听了包海的话，连声说好：“这事就交给你去办。你母亲问起，就说生下就死了。”包海假称公子已死，急忙抱出用茶叶簋子装好，带

到锦屏山后，见有一丛深草，便将簋子放下。刚要撺出小孩，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，原来是一只猛虎卧在那里。包海一见，连尿都吓出来了，抽身便跑。他气喘吁吁跑回自己房中，倒在炕上连连说：“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”李氏忙问：“咋回事儿，见了鬼了？”包海一五一十地说了：“……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只是那茶叶簋子没拿回来。”李氏笑着说：“你真是‘整簋洒油，满地拣芝麻’，大处不算小处算咧！一个簋能值几个钱？省了一份家产你还不高兴吗！”包海笑嘻嘻说：“果然是‘表壮不如里壮’，这事多亏了贤妻你巧咧！这孩子这时候保管叫老虎吧嗒咧！”

包海二人在屋里说话，恰遇贤人王氏从窗外经过，一一听得明白，回到房中，细想这事好生残忍，又着急又心痛，不觉落下泪来。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，见妻子落泪便问情由。王氏将她听到的话一一说给丈夫。包山说：“有这样的事！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，我去看看再说。”说完，立刻出房去了。

包山急急忙忙跑到锦屏山后，果然看见一片深草，只见茶叶簋子横躺在地上，却没有三弟。大爷一急，连说：“不好，大约是被虎吃了。”又往前走，只见一片草都倒卧在地上，足有一尺多厚，草上爬着个黑漆漆、油亮亮、赤条条的小孩。大爷一见满心欢喜，急忙撩开自己的衣服，把小孩抱起揣在怀里，悄悄回到自己屋内。

王氏正在担心着急，一见丈夫抱了三弟回来，高兴的了不得，连忙将自己的衣襟解开，接过孩子偎进胸膛里。孩子到了贤人怀内，立即将头乱拱要找吃的。贤人把乳头放在孩子口内喂哺。包山说：“如今虽把三弟救回，但我们突然有了两个小孩，别人岂不怀疑么？”贤人说：“不如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寄养到别人家，我只单喂三弟，这不是两全吗！”包山听了大喜。可巧本村乡民张得禄，妻子刚生了一个儿子，未满月就死了，奶水正又多又旺。包山就将自己的孩子偷偷抱出，寄养到张家了。

转眼包公已到七岁，总把哥嫂当作父母，起名就叫黑子。奇怪的是，从小长到七岁，不哭也不笑，总是哭丧着小脸，不言不语，人家逗他，他也不理。因此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疼爱外，没有人喜欢他。

一天，老夫人周氏过生日，不请外客。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，行过礼后，站在一旁，只见黑子跑到老夫人跟前，双膝跪倒，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，把老夫人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将他抱在怀里，说：“记得六年前生那个儿子，正在昏迷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生下就死了。若是活着，也与他一样大了。”王氏听了，趁旁边无人，连忙跪倒说：“求婆婆饶恕媳妇大胆妄为。这个孩子便是婆婆生的。媳妇恐怕婆婆年纪大了，奶水不足，也禁不起带孩子的操劳，才将这个孩子暗暗抱到自己屋里抚养，不敢明说。今婆婆问到，不敢不以实情禀告。”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的情节。周氏老夫人连忙把贤人扶起，说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儿多亏媳妇抚养，又不用我劳心，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。只是，我那小孙孙现在哪里？”王氏说：“寄养在张家。”老夫人听了，立刻叫把小孙孙领来。又把员外请来，说明这事。员外心中非常高兴，但想起从前的事情，又觉心中不安。如今事已这样，也就顺其自然了。

包黑认过父母，改叫包山夫妻为哥嫂。老夫人老年惜子，百般疼爱，改名叫三黑。又有包山夫妻照应，包海夫妇虽然总不死心，一时也难以得手。转眼又过了两年，包公到了九岁的时候，包海夫妇仍然心心念念要害包公。

有一天，包海在员外跟前说：“咱们在户人总以勤俭为本，孩子也不应该游荡的，将来闲得好吃懒做怎么得了？三黑已九岁了，应该叫他学习放牛放羊，一来学本事，二来也不吃闲饭。”一席话把员外心说活了，便与老夫人商量。老夫人答应了，便嘱咐长工老周留心照料。从此，三黑每天都同老周的儿子长保出去放牧牛羊。

一个傍晚，三黑同长保赶着牛羊回村。刚到村头，二见服侍二嫂嫂的丫环秋香托着一碟油饼说：“这是二奶奶给三公子做的点心。”包公一见，说：“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。”说着拿起要吃，不觉手指一麻，将饼掉到地下。刚要去捡，从后来了一只癞狗，一口把饼含走了。长保说：“可惜一张油饼，却被狗吃了。这是我家癞狗，等我去赶回来。”包公拦住说：“拿回来也吃不得了。”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，只听他在院内嚷：“不好了，癞狗七孔流血了！”老周和包公到院里一看，狗已七孔流血而死。老周诧异道：“这是毒死的，不知它吃了什么？”长保说：“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给三公子吃，失手落地，被咱家癞狗吃了。”老周听了，心下明白，对三黑说：“以后二奶奶给的东西，千万不能吃。”包公将信将疑，回家好生气闷。

过了几天，只见秋香来请，说二奶奶有要紧事。包公来到二嫂屋内，李氏满面笑容，说秋香昨日到后园，忽听古井里有人说话，就在井口往下看，不料把金簪掉落井里去了，恐怕老夫人见怪，又怕声张出去。无奈才请三公子来。包公说：“这不要紧，等我下去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。”于是来到后园井边。包公把绳子拴在腰间，手扶井口，叫李氏同秋香慢慢放松。刚刚降到多一半，只听上面说：“不好，揪不住了。”包公觉得绳子一松，扑通一声竟自落到井底。幸好井底无水，并未摔着。这时包公心里方才明白，暗暗想：“原来二嫂果然想害我！”正闷闷寻思，只见前面忽然有光亮一闪。包公暗想：“未必是真有金钗放光么！”伸手去摸，光明又往前去。包公诧异，又往前赶，越走越远，再也抓不着它。连说：“怪事，井里哪来的许多路呢？”不免尽力追去，看是个什么东西。赶一里路光景，忽然光不动了。包公看时却是一面古镜。正看之间，忽见前面明亮，忙把古镜揣进怀里，爬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场外后墙外的地沟。心想：“原来后园枯井与这地沟相通。不管他，幸好脱离了危险。”

走到家中，好生气闷，径直来到王氏贤人屋内，噘着嘴发

怔。贤人问：“老三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包公说：“二嫂叫我摸簪。”于是将发生的事说了一回。王氏听了，心中好生不平。包公从怀中掏出古镜交给王氏好好收藏。

包公去后，贤人独坐房中，心中很是气忿。只见大爷包山从外面进来，便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大爷说：“我看三弟气宇不凡，将来必有大出息，不如请个教师来教训三弟。你说好不好？”贤人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只是公公面前得好好说说。”

第二天，大爷料理完家务，来见员外，说：“三黑没有正经事干，整天放羊在外游荡，是学不出好来的。不如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将来也可以管些出入帐目。”员外听说可管帐目，就说：“好。只是一件，必须请饱学先生。”大爷听员外答应了，心中大喜，一心想让三弟一举成名，就请了一名品行端正、学问渊深的宁老先生为师。一切礼仪自不必说。

二 金龙寺展昭救包公

包公聪颖过人，在宁老先生的教导下，到长成十六岁的时候，已经满腹经纶了。小考便中了秀才，乡试又高高的中了乡魁。大爷备办了酒席，请了先生上坐，所有贺喜的乡亲相陪，大家热闹了一天。过后，便商量叫包公上京会试。

包公起程的时候，拜别了父母，辞别了兄嫂。包山悄悄给了路费。包公又到书房参见了先生，先生嘱咐了许多话，又将自己的银两，送给了包公。伴童包兴备上马，大爷包山送到十里长亭，方才分手。包公上了马，带了包兴，直奔京城而去。

一天，到了座镇店，主仆二人找了一个饭店。包兴将马接过来，交给店小二喂好。找了一个座儿，包公坐在正面，包兴坐侧面。堂官过来放好杯筷，端上酒菜。包兴斟上酒，包公正要喝，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坐下，要了一壶酒，只管出神，拿起壶不向杯里斟，哗喇喇倒了一桌子，样子象有心事似的。包公正纳闷，又见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武生打扮，浑身透着英雄精神，一脸的侠气。道人见了，连忙站起，只说：“恩公请坐。”那人也不坐，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递给道人说：“把银子拿去，晚上再见。”道人接过银子，爬在地下磕了一个头，出店去了。

包公见这人年纪只有二十上下，气宇轩昂，令人可爱。因此立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大哥请了。若不嫌弃，请过来谈谈。”那人听了，把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承蒙你的盛情，怎敢不从命。”包兴连忙站起，添了杯筷，又要了一壶酒，二碟菜，满满的斟上一杯。包兴便在一旁站立，不敢坐了。包公

与那人分宾主坐了，问：“仁兄贵姓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弟名叫展昭，字熊飞。”包公也通了姓名。二人一文一武，言语投机，不觉酒也喝了不少。展昭说：“小弟还有些小事情，不能奉陪冗长了，改天再会。”说完，付了钱。包公也不谦让。展昭就告别去了。

吃完饭，主仆二人上路。因店内耽误了时间，天色已渐渐黑了。走了一些路程，见路旁有座庙宇，匾上写着“敕建护国金龙寺”。包公说：“与其在人家借宿，不如就在这庙里住一晚。”包兴下马敲门。里面出来了一个和尚，问明来历，就请进了山门。包兴把马拴好，喂在槽上。和尚让到一座小院，在一间干净的房间里献上茶汤，问了包公家乡姓名，知道是进京赶考的举子。包公问和尚的名姓，和尚回答说：“僧人法名法本，还有师弟法明，这庙就是我二人住持。”说完就告辞了。一会儿，小和尚摆上素菜素饭。主仆二人吃完饭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包公命包兴把碗筷送到厨房去，免得小和尚来回跑。包兴捧着碗筷出来，不知厨房在哪里，出了小院，来到禅院。只见几个年青的妇女花枝招展，拉手嘻笑，说：“西边小院住下客人了，咱们往后边去吧。”包兴无处可躲，只得退回，等她们过去才将厨房找着。回屋后把看到的情形告诉包公，料想这庙里不大安静。

正说话的时候，只见小和尚一手拿灯，一手提茶，走进来两只贼眼东瞧西看，放下灯和茶，连话也不说，回头就走。包兴一见，忙说：“不好，这是个贼庙。”急到外边查看，山门已经倒锁了。又看别处，再没出路，急忙跑回，张口结舌说：“三爷，咱们快想出路才好。”包公说：“门已上锁，又没有别的路，往哪里走？”包兴着急道：“等小人把桌椅搬到墙边，公子赶紧跳墙逃生。等凶和尚来时，小人与他拼命。”包公说：“若是可逃，你赶紧逃生，回家报信，也好报仇。”包兴哭着说：“三公子说哪里话，小人至死也不离开你。”包公说：“这样，咱们干脆死在一起。等那和尚来了再看情况。”包公把椅子挪到中间门

口，端正坐着。包兴把门拴握在手中说：“他若来时，我就给他个冷不防。”两眼直勾勾瞅着板门。

正在凝神，突听门外喀哧一声，门就打开了，接着进来一人。包兴吓了一跳，门拴已经落地。只见那人浑黑色，夜行打扮。包公细看，就是白天在饭店里遇见的展昭。包公猜想，这人必是侠客。

原来白天饭店里那个道人，也是这庙中的。因法本、法明二人抢掠妇女，老和尚责怪，二人不服，把老和尚杀了。道人要与老和尚报仇，告到官府。不想凶僧有钱，买通了当官的，竟将道人重打二十大板，以诬告好人的罪名，赶出境外。道人冤屈无处可伸，来到林中想自尽，恰遇展昭把他救下。问明缘由，叫他在饭店等候。他到庙里暗暗探出实际情况，才赶到店里，赠给道人银两。不料遇见包公，一起喝酒，然后回旅店歇息。天黑透了，才改扮行装，来到庙中，从外翻墙而入。

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，旁边坐着四五个妇女，正在饮酒作乐。又听说：“小院那个举子，等到三更时再下手也不迟。”展爷听了，暗想：我何不先救好人，后杀凶僧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。”因此来到小院，用宝剑削去了铁环，进来一看，就是包公。展爷上前拉住包公、包兴说：“快随我来。”出了小院，从小门来到后墙，从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绳来，系在包公腰间。自己提了绳头，飞身一跃上了墙，骑马一样蹲住，用手一提，便把包公提在墙上。悄悄说：“长兄下去就把绳子解开，我再救包兴。”说完向下一放，包公两脚落地。展爷又将包兴救出，向外低声说：“快逃走吧！”一晃就不见了。

包兴搀扶着包公，深一步浅一步，往前没命地跑。好不容易奔到一个村头，找了个姓孟的人家借宿，忽见外面火光冲天。孟老出院看时，只见金龙寺方向一片红光。包公料想一定是展侠士干的。孟老说：“老天爷是再不错的，金龙寺那两个徒弟也有今日啊！”

天刚亮，主仆二人就告别孟老上了路。没有了行李马匹，银子都已失落，带着愁烦走得两腿酸痛，到中午走到了一个叫三元镇的地方。包兴找了间卖家常便饭的小铺子，要了随便的酒饭吃了。包兴向包公悄悄说：“相公在这里别动，小人去找我舅舅借钱去。”

包兴出了铺子，打算找间当铺，把自己的青绸袍子当了，换几个钱对付两天。谁知热闹非常的几里长街没有一个当铺。包兴正为难，只见前面围了一群人。包兴拥上去一看，地下铺了一张纸，纸上写着：“敬告四方仁君子，今有隐逸村李老大人宅内，小姐被妖迷住，能有治邪捉妖的，谢纹银三百两，决不食言。”包兴暗暗高兴，径直走上前去。

三 隐逸村包公联姻

包兴上前问：“隐逸村有多远？”那人说：“不过三里路。”包兴说：“不瞒你们说，我家相公能降妖捉怪，手到病除。只有一件，我们是外乡人，不敢露头，相公一定说不会降妖的。越说不会，你们越要真诚恳求，他才能答应。”那人说：“只要相公能答应，赴汤蹈火也情愿。”

包兴把那人领进刚才吃饭的铺子，柜内的人都同那人打招呼。原来这人叫李保，是李大人家中的主管。李保对柜上人说：

“请了。楼上那位相公和这位管家吃了多少钱，写在我账上。”

包公在楼上等得心内焦躁，只见包兴笑嘻嘻上来说：“没找着舅舅，倒有另外一件事。”便将隐逸村李家小姐的事说了一遍。“如今请相公前去混他一混。”包公不由大怒：“你这狗才！”这时李保上来，对着包公双膝跪倒，说：“相公在上，小人名叫李保，奉了主母之命，请法官救小姐。还望相公极力搭救我家小姐。”说完连连磕头不肯起来。包公说：“管家不要听我那小子胡言，我不会捉妖。”李保不断磕头，把楼板都磕得山响。包兴说：“相公，你看他一片诚心，就慈悲慈悲吧。”包公双眼一瞪：“你这狗才，满口胡说。”又向李保说：“你起来，我还要赶路。我是不会捉妖的。”李保哪里肯放，百般恳求。包公被缠不过，只恨包兴多事。转眼又想：“这事终归胡说，哪里有什么妖怪？我包某以正胜邪，不如跟他去看看，再作脱身的计策。”于是答应了李保。

这李大人不是别人，是吏部天官李文业，告老回归到这里。

就是这隐逸村的名字，也是李大人起的。夫人张氏，只生了一位小姐。因游花园，偶然中了邪，特派李保到各处寻找法师退邪。这天正在卧房，夫妻二人讲论小姐的病。只见李保回报：“请到法师，是个少年书生。”老爷听了，心中暗想：“既是书生，读圣贤的书，哪有去研究异端邪说的道理。看我不责备他一番。”叫李保请到书房来。

李保把包公主仆引到书房献茶。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位须发半白的长官。包公不慌不忙上前作了一揖，说：“大人在上，晚生拜揖。”李大人见包公气度不凡，相貌清奇，连忙还礼，分宾主坐下。问情况，包公便把实情一一说出。李大人知道他是个落难书生，看他言语直爽，倒是忠诚的人，只不知学问怎样。于是说话之间考问了一些学业，包公竟能一一对答。李大人非常高兴，暗想：“这孩子骨格清奇，又有学问，将来必有大出息。”谈了一会儿，吩咐李保“好好服侍包相公，不可怠慢。晚上就在书房休息。”说完进回室去了，捉妖的事，一个字也没有提。

谁知夫人暗暗派人告诉李保，一定求法官到小姐屋内捉妖，小姐已挪到夫人卧房去了。李保问：“法官用些什么东西？”包兴说：“桌子三张，椅子一张，随带围桌布椅罩，在小姐室内设坛。所有硃砂、新笔、黄纸、宝剑、香炉、烛台，都要干净的。”李保答应去了。

包兴进了书房，已是一更时候。包公走了许多路，又劳碌了一夜，非常困乏。包兴说：“相公吃饱了就想困，也不怕存食。”包公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服侍我睡觉吧！”包兴说：“咱们不是捉妖来了吗？”包公说：“那是你这狗才干的，我不会捉妖。”包兴悄悄说：“相公也不想想，小人费了多少心机，给相公找了这样的住处，又吃这样的好饭，喝这样的好酒，如今吃喝足了，就要睡觉。俗话说‘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’，相公就这么过意得去么？咱们不如到小姐卧房看看，凭着相公正气，或许胜了妖邪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一席话说得包公心活，再说，自己也不